

千年 吳越

◎ 刘炎平 解艾玲 [著]

II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平季吴越

解思忠



II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年吴越(上、下册)/刘炎平,解艾玲著. —天津:天津教育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 - 7 - 5309 - 5966 - 4

I. ①千… II. ①刘… ②解… III. ①中国 - 古代史 - 吴国(? ~ 前 473) - 通俗读物 ②中国 - 古代史 - 越国(? ~ 前 306) - 通俗读物 IV. ①K225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1038 号

千年吴越(上、下册)

出 版 人 胡振泰

选题策划 王轶冰

作 者 刘炎平 解艾玲

责任编辑 田 昕

装帧设计 郭亚非

插 图 冯 笛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([www. tjeph. com. cn](http://www.tjeph.com.cn))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政编码 300051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永清县鼎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16 开(787 × 1092 毫米)

字 数 885 千字

印 张 54.75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09 - 5966 - 4

定 价 120.00 元(上、下册)

有志者事竟成
破釜沉舟
百二秦關終屬楚
三子越甲未可當
若人必可自臥薪嘗膽

己丑年夏霖書



第 〇 四 〇 章

夫差归来 满目疮痍

夫差所率北征大军日夜兼程，半月之后返回姑苏。

离城很远，夫差便下令三军加强戒备，防止越兵突然袭击。但直到大军开近巍峨高耸的望齐门，仍未见越军有所动作。倒是陆续看到不少老百姓，瑟瑟缩缩地站在远处张望动静。

“看来百姓被越军打怕了。”夫差对伯嚭和王孙雒吩咐。“下令三军在城外集结，大张旗鼓，堂皇进城，让百姓知道寡人回来了。同时注意多派兵员四出巡查，防止越兵捣乱滋事。”

“遵大王谕旨！”伯嚭大声回答。

他做这些耀武扬威、大造声势之事得心应手，立刻命王孙雒指挥三军在城外一块空旷之地集中，每百人组成一个方队，盔甲鲜明，刀枪铮亮，一路高呼“征讨越贼，卫我国土”，在惊天动地的钲鼓之声配合下，浩浩荡荡开进姑苏。

“大王回国了！”的消息顷刻之间便传遍全城。百姓们都争先恐后地涌上街头观看北征凯旋的吴国大军。

北征部队本来有三五万人，加上返回途中陆续收留的散兵游勇，通共差不多有十来万人。故而从队头到队尾，迤迤迤迤几乎拖了十数里长。加上路边观看的万千百姓，把整座姑苏城都震动了。

夫差的车辇是最后进城的。

他刻意避开蜂拥的人群，轻车简从，将整座姑苏城巡视了一遍。眼看被烧毁的城门，被损坏的城墙，他咬牙切齿，默无一言。车马来到王宫前面，他望着那被烧得一团漆黑的门窗和墙壁，呆住了。

听说大火烧起之后，众多宫女都在西施命令之下逃了出来，西施自己却神



秘失踪。又听说当时有一个神秘人物从天而降，西施叫了一声“哥哥”，便不见了。

如果说他和西施一道葬身火海，那么总该留下一点尸骨吧！可是事后吴越双方都没有听说有任何发现。

唯一的可能是西施被从大火中抢救出去了。

可是，谁能拥有如此高超过人的本领，会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众目睽睽之中，突破千军万马的重重包围，将一个大活人不留痕迹地搭救出去？难道是众人当神话传说的那个“哥哥”？

可西施除了勾践这位王兄，并没有听说过还有另外一个哥哥。而勾践，是绝不会冒着葬身火海的危险来搭救他的王妹的。

再说，王宫已经被越军团团围定，西施纵然没有葬身火海也难逃出越军重围，勾践若下令救她不费吹灰之力。然而吊诡的是，据说越国也在追寻西施的下落。

西施能到哪里去呢？

无论如何，要想法找到西施。夫差在心中对自己说。

“哪怕是找到她的尸骨也好。”他无声地喃喃自语。这样，不光是对夫差自己，也好对西施有个交代。

“大王！”站在他身后的王孙雒向他启奏。“听说太子并未遇难，现被扣押在越国某处……”

“是么？”夫差回过头来，两眼茫然望着远方。许久，才问：“可靠否？”

“臣想大体可靠。”王孙雒小心回答。“据当时在场的兵士所说，太子是在西施娘娘下令纵火之后，不知所措，被越军兵将包围掳走的。专毅将军奋力抢救，不幸阵亡在越军刀枪之下。家叔王孙庸将军城破之时临阵遇难。副将王子地不知下落，估计在突围出城之际亦丧身于乱军之中了。”

“唔。”夫差长出了一口气，抿紧嘴唇没有说话。

过了片刻，他又问：

“么大将军下落如何？”他问的是王孙雄。北征之际王孙雄还在姑苏台上忙碌。

“不知去向。”王孙雒黯然回答。“有人说他在越军攻城时被乱军杀死，有人说他在姑苏台被鲁盘孙一千人劫持了。臣至今尚未得到可靠消息。”

“继续着人打听。”夫差郑重吩咐。“勾践这厮诡计多端，放出的消息虚虚实

实，意在混淆视听，摇撼人心。命人告知太宰，安排三军驻扎妥后，即刻前来面见寡人！”

当夜，夫差和伯嚭、王孙雒君臣三人在行营中研判情势，决定对策。

王孙雒认定越国在我北征期间乘虚而入，毁我城池，焚我宫殿，分明是在制造混乱，撼我国本，却又在我大军返回之际迅即撤退，表明他们审时度势，明白目前还不可与我最后较量。故而我应抓紧时机进行休整，厉兵秣马，严阵以待，随时准备与入侵越军决战。

伯嚭则认为越军此番进击姑苏，其实不过是滋事骚扰，借我后方空虚之际制造乱象，根本无力与我对决。说到此处，他忍不住破口大骂：

“勾践这狗才言而无信，忘恩负义，乘我北征之机兴兵滋事，真是猖狂到无以复加。他在我大王返国之际悄然撤退是他聪明，否则只能是损兵折将，全军覆没，再次上演覆国丑剧。

“咳，这狗才！大王当初对他何等宽宏大量，留他性命，放他回国，赐他封地，助他度荒，如今羽翼刚刚丰满，就反过来恩当仇报。大王非给这狗才一点颜色让他见识见识不可，不能让他就这样完了！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！”夫差听他狗才长狗才短骂个没完没了，有些不耐地打断了他的话。“如今再骂得狠，也无济于事了。当初若头脑清灵些，便不会吃这样的亏。事到如今，还是想想如何收拾眼下的危局吧！”

他顿了顿，见伯嚭和王孙雒都低眉不语，又沉重地接下去道：

“勾践胆敢在我北征期间兴兵进犯，显然已经自认羽毛丰满，有实力与我较量。眼看勾践日益坐大而无动于衷，还将诸臣的提醒之言置诸脑后，对此，寡人难辞其咎。

“其实北征前夕，勾践君臣离席而逃，已经给了寡人一大警讯。可惜寡人只想着他是作贼心虚，不至于弄出更大的麻烦，没有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，造成眼下如此颓局。”

“此事再怎么怪也怪不到大王头上。”伯嚭见夫差已经认了错，连忙主动承揽罪责。“为臣自己便对越国实力估计欠足，更对勾践君臣的狼子野心识之不透，只看到北征对大王成就王霸之业的重要，却对越贼乘虚而入丧失警觉，致使大王在决策之际对越贼入侵疏于防范。

“回想起来，错不在大王而罪在为臣，为臣辜负了大王的苦心栽培和期望！”



“其实鉴于当时情势，寡人也有几分无奈。”夫差依旧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道。“伐越？师出无名，再说当时也无此准备。停止北征？消息早就造出去了，贸然收场，徒惹天下人哂笑。这还在其次。

“更重要的是，将此策划已久的大事贸然取消，让诸侯各国知我虚张声势，言而无信，往后真要干什么事，就难上加难了。”

这都是实情。王孙雒和伯嚭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都没有说话。

“咳！”夫差又沉重地长叹了一口气。“说到底，都是对越国实力估量不足，对勾践其人识之不透。

“寡人放勾践回国之时，也不是没想过他会背信弃义，只是觉得寡人对他已经仁至义尽，他纵然心如铁石，也该被寡人的一片诚意暖热了罢！”

“再说他经过那番覆国之劫，要恢复元气，丰满羽翼，少说也需要十来八年，三五年内难成气候。没料到……咳！”

多少亏都吃在没料到上，王孙雒心想。这些其实伍太师早就料到了，连太子那么年轻都料到了，可惜……咳！

他忍了好几次，才把挤在舌尖上的话咽回去，听夫差继续往下说。

“事到如今噬脐难及，便是后悔也来不及……好了，别再提后悔这两个字了！”

夫差说着，态度陡然昂扬起来。

“勾践既摆出挑战架势，那就好好较量一番吧！眼下的头等大事是先将军心民心安定下来，提振起来，然后一面招募兵员准备打仗，一面调集民夫重修姑苏。

“寡人不光要教勾践君臣，也要教诸侯各国看看，寡人并不是那么好欺辱，吴国也不是那么好折服的！谁死心塌地和寡人、和吴国作对，都没有好下场！”

“大王所言极是！”王孙雒听得忍不住热血沸腾。“眼下若能尽快和越军打一仗，打他一个落花流水，我们的军气民气自然立刻就提振起来了！对勾践君臣，教的不行，一定要来硬的。一定要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！”

“可他们眼下闪闪烁烁不露面，你连影子都抓不着，怎么打？”伯嚭不冷不热地开了口。“微臣还是赞成大王所言，先千方百计安定军心民心，然后再设法提振军气民气。

“招募兵员和修复姑苏，都属英明之举。这两件大事一抓，军心民心自然也就安定下来了。那时再相机对越发起一战，一举击溃其所有实力，则不光能迅

即提振我军心民心，也教诸侯各国对我不敢小觑。”

说到此处，他看了夫差一眼。见夫差眼中流露出几分赞许的神色，他话题一转，接着说道：

“微臣还有一道建言，便是千方百计打听太子和西施娘娘的下落。”

他知道夫差会全神倾听，故意把眼睛看着别处。

“听说太子并未遇害，而被囚在越国某处。太子不仅是大王爱子，更是我吴国国祚所系，估计越国君臣会拿他做人质日后对我进行要挟。故而我们一定要切实打听到他的下落，设法将他搭救回来。若能将太子解救回国，对稳定军心民心至关重要。

“西施娘娘行踪不明。”他的声音不疾不徐，却字字句句重重敲打着夫差的心。“有人说她被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救了，微臣觉得难以置信：一个大活人，在千军万马重重包围中被人救走，连踪迹去向都不知道，这人的本领到底有多大？

“可你若说她没被救走，起火现场却一点……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，这又叫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听说越国人也在追寻西施娘娘的下落。”他略略提高了声音。“这表明西施娘娘似乎并未遇难，说不定被人救走的传言是真的……我们……我们还要……”

夫差早就听得心乱如麻，以至于到后来连他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待发现伯嚭怔怔地看着自己，等着自己说话，这才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：

“就这些？”

话刚出口，便觉察到自己的失态，接着顺势一扬手道：

“好了。寡人累了，想早点歇息。你们也回行营去睡罢！明天，明天……”

他想站起来，却忍不住颓然坐了下去。

难眠之夜 梦魂缭绕

不，寡人不能坐下去，夫差在心中对自己说。寡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眼下还不是寡人能坐下来的时候，寡人……

内侍来报：娘娘，西施娘娘回来了！

“快请她进来！”夫差从龙座上一跃而起。

他吩咐内侍拿过衣服，尚未穿好，西施已经轻脚快步走了进来。

她没变。还是那一身剪裁得体的宫服，还是那一副沉稳庄重的神情，脸上依然挂着那种藏而不露、甜而不腻的淡淡的微笑，嘴角依然那么孩子气地微微翘起。

夫差正要跨过几步前去扶她，她却一撩裙脚在夫差面前跪了下来。

“美人不必如此，快起，快起！”夫差一面说着，一面伸过手去拉她起来。

他正想说一句：“多日不见，想煞寡人了！”不料西施却在他面前深深叩了一个头，站起身来便朝帐篷外面走。

夫差急了。

“寡人在此，你要到何处去？”他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叫。“你不知道寡人正在遣人找你？寡人得不到你的行踪，都快急疯了，你怎么一句话不说又要走？西施美人，美人，西施——！”

“大王，大王！小人在此。”内侍突然拦在当面，不让夫差向西施走近。

“去你的，让开！”夫差狂怒地大声吼叫着，一把将内侍推到一边。“寡人要不是你！”

但他的双手却被内侍紧紧地抓住不放。

“你不想活了？”

夫差咬牙切齿地抽出手来，握成拳头，正要狠狠朝内侍脸上砸去，却发现

内侍正低头跪在自己面前，满脸都是惊惶失措。

眼前哪里有西施的影子？

夫差脸上突然冒出一层冷汗。

“我这是怎么了？”他呐呐地自言自语。“难道……难道……？”

“大王似乎做了一个梦。”内侍小心翼翼回答，“梦见西施娘娘回来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，是寡人做了一个梦。”夫差说着，忍不住长叹一声，无力地朝内侍挥了一下手道：“去罢，没事，你在一旁歇着罢！”

“大王要不要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？”内侍站起了身，却不敢离开。“您自打进城还没有吃一点东西，小的们都还在那里伺候着不敢睡觉，太宰和王孙大将军临走特别吩咐为大王备好晚间膳食……”

“寡人不想吃，也不想喝！”夫差又忍不住放声大吼。“你等离开寡人远远的，让寡人好好睡一觉！”

待内侍悄没声地退出帐外，夫差才离开龙座躺到床上，打算合上眼皮歇息歇息。

不料两眼却又涩又酸，合起来比睁着还难受。

咳，看来寡人是老了！他长吁短叹地在心中念叨。前些年南征北战，戎马倥偬，能吃能睡，几天几夜不眨眼皮司空见惯，何曾如此疲惫不堪过。如今竟是想睡睡不着，该醒醒不来，该决断之时犹豫不决，不该决断时又莽撞草率。照此下去，如何得了？

我须养精蓄锐，振作精神，如伯嚭所说，给勾践那厮一点颜色看看，绝不让这狗才，这狗才……

“大王，大王，太子回来了。”内侍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存心不让寡人睡觉啊？”夫差十分烦躁地吼了一声，正打算转身继续睡去，突然猛地一机灵，从床上一跃而起高叫：

“命他进来！”

太子友几乎是悄没声地走进帐来。

奇怪！他还是穿着那一身打猎的行装，手中握着那一把孩子气的弹弓，裤脚在膝下高高地挽起。

他没有向夫差叩首拜见，却呆呆地站在夫差对面，两眼直直地望着夫差，一声不吱。

“王儿，过来！”夫差亲切地向他招呼。“为父后悔没听你的苦心劝告，在率



师北征期间被勾践那厮乘虚而入，害得西施娘娘无端失踪，专毅将军和王孙将军一齐阵亡，你也跟着受罪了！

“听说勾践那厮把你关在越南某处做人质，说说看，你是如何脱逃出来的？勾践君臣会轻易让你脱逃出来么？”

“父王，您错了。”太子友开口呐呐地回答。“孩儿并没有脱逃，是越王勾践带孩儿前来向父王道别的。越王和他的下人就等在帐外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夫差厉声高叫。“那勾践君臣莫非吃了豹子胆不成，竟然敢指使你前来与寡人道别，还公然率领下人来到寡人帐外。

“着勾践那厮前来谒见寡人！”

“东海罪臣勾践参见大王！”夫差话未落音，那越王勾践早应声来到面前。只见他满面青灰，两眼泛白，神情颓废得像一个死囚。

夫差一见他那副模样便心中有气。

“勾践！”他朝着勾践厉声责骂。“你这个忘恩负义、狗彘不如的败国之贼！寡人不计杀祖之仇留你活命放你回国，裂土封赏捐赠粮米助你复位，你不说感恩戴德设法报答，反乘寡人北征之机袭我京都毁我城池，是何居心？难道你不知道君子为人应坦坦荡荡光明磊落，受人滴水之恩当思涌泉相报？”

“明白，明白，罪臣勾践统统明白。可是大王今日才说这些，已经迟了！”勾践抬起头来，既像哭又像笑地款款答道。“大王虽留给罪臣一条性命，可罪臣在世面前已经颜面尽失声名扫地，活得浑浑噩噩猪狗不如，倒不如大王当初一气之下挥剑将罪臣杀掉来得痛快。

“大王！您当初为什么不狠心杀我？为什么要留我活到今天？难道您不知人活脸树活皮之理？没皮没脸纵然活着与猪狗禽兽又有何异？罪臣今日就是向大王讨要做人的体面来了！”

勾践说着，细长的两眼流出泪来，双手却抓住一条结结实实的丝绳不放。那条丝绳紧紧捆在太子友身上。

“狗才，勾践！”夫差忍不住怒声狂吼。“你早就活得猪狗不如了，还有什么做人体面，还要什么做人体面？寡人今日教你知得什么叫做做人体面，寡人给你做人体面！看剑！”

说罢挥起手中宝剑直朝勾践项后劈去。

剑到头落，勾践的脑袋咕噜一下滚到了一边。

夫差冷笑着收起宝剑。

不料他刚退后一步打算坐下，却发现勾践肩上又长出一颗脑袋，和被砍掉的那颗一模一样，依然是那种死囚般的满面青灰，脸上依然带着含泪的冷笑。

夫差一咬牙，拔出剑来又是一挥。那颗脑袋又咕噜一下滚到一边。

可勾践肩上又长出第三颗。

就这样砍来砍去，地上的脑袋已经堆了一大堆，勾践的肩上仍然长着那一颗脑袋，仿佛是服了不死之药似的。

夫差望着那一地勾践的脑袋，呆住了。

突然，那一堆脑袋一齐朝夫差吼起来，吼些什么夫差听不清楚，只知道它们在向自己示威，呐喊，发嘘，嘲笑……

“来人！”夫差朝着门外大声吼叫，“把这些……这些……把这些东西给寡人收拾干净！”

“什么？大王？”内侍惊慌失措站在夫差面前，被吓得哆哆嗦嗦地小声发问。“大王叫小人收拾什么？”

“收拾勾践！”夫差话未落音，自己先醒了。

他望着眼前摇曳闪烁的烛光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：王儿，王儿他……只怕已经不在人世了！

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悲恸地低下头去。两行清泪，顺着他长满髭须的面颊急速滚落，跌在地上似乎铮然有声。

“大王醒了，好，小人正有事要向大王禀报。”内侍待他平静下来，重新抬起头的时候，一边捧过一杯清茶敬到他面前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开口道：“王孙雄将军……王孙雄将军从越国逃回来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夫差又是一个激灵。“你再说一遍，是谁？谁从越国逃回来了？”

“王孙雄将军，大将军王——孙——雄。”内侍一字一句地重复。“他从越国逃回来了，现正在帐外等大王接见。”

“快，快命他进来，命他进来见寡人！”夫差一口喷掉含在口中的清茶，迫不及待地坐进龙座，没等王孙雄进门便大声向内侍从下令：

“与王孙将军备座！”

这次不是梦，是真的。王孙雄真的回来了。

他是从越国逃回来的。

他给夫差带来了有关西施的确切消息：王宫起火的时候，西施的确被人从火海中救了出去，离开火海便没了踪影。当时众人面前刮起一阵旋风，火仗风



势，风助火威，呛得人人都睁不开眼。旋风过后，西施娘娘便失踪了。这是太子亲口告诉他的。

“火后越军从灰烬中找到几具女尸，都是陪侍西施娘娘的宫女，西施娘娘自己则尸骨无存。眼下越国人也在暗里找她。”他告诉夫差。

看来西施未死，是真的。夫差心中陡地升起无限希望。他竭力压下自己几近沸腾的心情，用尽量平静的口吻问王孙雄：

“听说你是被鲁盘孙那厮挟持而去的，怎么还能脱逃出来？在越国想必受了不少罪吧？”

“罪是受了一些，交战么。”王孙雄轻描淡写地回答。“不过微臣并未受鲁盘孙劫持，倒是他帮助微臣脱逃出来。”

“是么？”夫差觉得颇为意外。“那鲁盘孙现在何处？”

“就在帐外。他已经和微臣一道等候大王召见好久了。”

第〇三十八章

太子丧命 将军逃生

夫差命王孙雄召鲁盘孙进帐，与两人一起坐了很久。王孙雄见夫差满面倦容，与鲁盘孙互看了一眼，起身施礼道：

“时光不早了，大王歇息吧！微臣就此道别了。”

“不，再坐一会。”夫差扬眉拦住了他。“反正寡人睡不着觉，你就陪寡人闲聊片刻。”

“那么臣下先告辞了。”鲁盘孙知趣地站起身道。“大王有用着臣下处，请随时下旨。”

“好，请便！”夫差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他，随即招呼内侍：“给客人安排住处，替大将军添茶来！”

王孙雄长跪在地，接过茶盏捧起欲饮一口，两行眼泪却扑簌簌先落下来。

“微臣还有一件事欲禀告大王，请大王珍重龙体，不要难过。”他泣不成声地告诉夫差：“太子他……他已经不在人世了！”

“啊？”夫差听得全身一震。“看来寡人预感没错。你为何这半天不告诉寡人？”

“微臣怕大王太难过，想……想晚一点，晚一点……”王孙雄说着，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。

夫差没有说话。他抿紧嘴唇看着王孙雄的脸，直到王孙雄擦干眼泪，止住哭声，才一字一句艰难地问：

“太子是如何死的？是被勾践那厮杀害，还是……？”

“不，勾践君臣表面上倒没有怎么为难他，只是下令严加械护，不得疏忽。”王孙雄含泪回答。“他们知太子膂力过人，武艺高强，为防太子脱逃，专给他造了一座坚实无比的囚笼。囚笼中有上下两道木桩，太子的手足就被禁锢在木桩

上,只能半蹲半站着,吃喝都要监看者从笼外去喂。

“那些监看人员都是越王勾践的亲随,说是要替他们大王复仇,对太子进行百般折磨,不给吃,不给喝,打骂更是家常便饭。太子年轻气盛,受辱不过,一气之下绝粒而死。勾践的亲随为迫他进食,把他满口的牙都撬掉了……”

王孙雄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夫差阴沉着脸没有说话。

他的两腮微微发抖,两手下意识地使劲揉搓着,骨节发出格格的声音。

许久,他才剑眉一扬,两眼直视着王孙雄问:

“这些情形,是你听说,还是亲见?”

“微臣一开始和太子关在一起,这些差不多都是亲眼所见。”王孙雄拭去满脸泪水回答。“因微臣当年奉大王谕旨留守监看越王时,没有给他们出什么难题,故而越王的亲随一面折磨羞辱太子,一面故意厚待微臣,说是要报答当年之恩。微臣吃,喝,都备受优待,只是要被关在另外一座囚笼械护。

“后来微臣看不下太子受辱,也和太子一样拒绝进食,他们才将微臣转往别处囚禁。此后的消息,就是听鲁盘孙说的了。”

“唔。”夫差长吁一口气,幽幽地道:“看来勾践这厮,是铁心和寡人作对到底了。咳!怪都怪寡人当初优柔寡断,对勾践怀有妇人之仁……”

说这些话的时候,他的两道剑眉紧拧在一起,本来丰腴俊秀的面容也因痛楚而痉挛变形,仿佛饮下了一大杯苦酒。与往日的英挺潇洒相比,判若两人。整个人看上去好像老了十几岁。

王孙雄的心忍不住一阵狂跳。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的大王像现在这样苍老颓唐,苍老颓唐得让人心痛。

看来太子的死和西施娘娘的失踪对大王的打击太沉重了,他在心中对自己说。一下子失去最亲近最钟爱的两个人,大王心中的伤痛,真不知用什么灵丹妙药才能救治。

他很想向自己敬重的大王说几句宽慰开心的话,可是往日的轻松言辞一时都不知去了哪里,思来想去,不得不跟着夫差一道唉声叹气。

“咳,你看!寡人也办了这么多错事,蠢事,也有心软如绵悔不当初的时候。”

王孙雄的无措使夫差迅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,他竭力做出轻松的样子,释然一笑。

“后来的人提及这些，还不知该如何哂笑嘲讽呢！俗语云人算不如天算，大约便是如此。在对勾践这件事情上，寡人是被天算计了！”

“也不能这样说。”王孙雄道。“这主要是越王勾践背信弃义，利用了大王对他的仁德宽厚……”

“也利用了寡人的虚荣和自负。”夫差比他说得更直截了当。“仁德宽厚，对寻常人来说，或许是美德，可是，对寡人，对寡人，大概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。弄得不好，会祸国殃民的。寡人已经尝到祸国殃民的滋味了……”

他的眼中流露出孤立无助的痛楚神情，使王孙雄不禁想起自己年幼时做错事的情景。

片刻之后，他的目光定定地落在王孙雄的双臂上。王孙雄发现自己无意中抚摸两条伤痕累累的胳膊，红脸低头有点难堪地道：

“是越王君臣留下的一点纪念，他们把微臣的胳膊弄坏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夫差眼中的纳闷变成了关切。“你也吃了不少苦吧？”

王孙雄在灭越之后当过留守大将军，又是司马大将军王孙雒之弟，夫差料定勾践君臣大约也不会轻易放过他。吃苦受罪，在所难免。

“大王英明。”王孙雄抚着胳膊，咬牙回答。“开始微臣和太子待遇相似，也被囚在另外一具木笼之内，只不过手足没有被那样禁锢。但双手却被分绑在木笼之外，两只手很难凑在一起，只在吃饭时解开一只手使用。要方便时还须请监看人员帮忙。

“越国人把木笼造得那样小，人在其中只能站着或坐着，要想躺下去就须和蛇一样蜷曲成一团。不过和太子相比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微臣就这样被囚了十数天，直到文种有一天前来看视……”

“文种？”夫差睁大了双眼。

“是的。”王孙雄垂下眼皮点头。“他说他代越王来看望太子和我，一见面就喝令那些监看人员给太子和微臣松绑，还为我们照料不周连声道歉。不过他前脚离开，那些监看人员后脚就又给我们把刑具上上了。

“后来他还派人给太子和微臣送来酒饭，太子不吃，微臣也不吃，他们便将微臣另转到一个地方，和太子分开关起来。”

“看管还是那么严么？”夫差问。

“开始很严。”王孙雄回答。“他们把微臣连木笼锁在一座大大的宫殿里，那些监看人员就轮班在殿内的小房中睡觉。